

那一夜我們唱詩歌

南方壺

中國人是個愛詩的民族，詩可以說是濃縮的語言。少年時讀章回小說，每一回之首，常以一首詩來概述本回內容；講到一件事，還要帶一句“有詩為證”，或“有讚曰”，引用一首概述此事件的詩。例如，三國演義八十四回，寫到東吳的大都督陸遜，火燒劉備七百里的營寨，大獲全功後，趁勝追擊，卻在長江邊，被諸葛亮以亂石布成八陣圖所阻，遂引杜甫的“八陣圖”：

功蓋三分國，名成八陣圖。江流石不轉，遺恨失吞吳。
以短短的二十個字，描述諸葛亮的功業。

有時一首少年時讀的詩，會伴隨我們多年，常觸動我們的心弦。如唐朝崔護的“清明日遇女子詩”：

去年今日此門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紅。
人面不知何處去，桃花依舊笑春風。

“人面不知”有些書採“人面祇今”。當你惆悵地想著那有一面之緣，而再也無法見到的佳人，腦中很自然地便會浮現這首詩。雖只有二十八個字，但對不同的場景，及不同的女孩，只要吟著這首詩，似乎便足以描述一切思念的心情。

好友趙民德先生，93年10月13日在中山大學圖書館舉辦的“西灣悅讀會”給一演講，題目是“仲秋時節好讀詩——誰知道蘇東坡是什麼星座？”在演講中他提到對於一首詩，為什麼會愛它，究竟這首詩好在那裡？旁人其實無須深究。因為讀詩有如品酒，而品酒只需問氣氛對不對，及人對不對。

的確也是，當高歌“明月幾時有，把酒問青天”時，誰

心在南方

會問蘇軾這酒好嗎？當月下獨酌時，舉杯邀明月，對影成三人，誰會問李白請月亮喝的是什麼好酒？很多詩的文字不一定要很華麗，或很深奧，或用很多典故，平平凡凡的幾個字，就能讓千百年來，不同時地的人，產生共鳴。諸位看李白的“夜思”：

牀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。
這首千古絕唱的好詩，文字淺顯，平鋪直敘，但卻蘊含著對故鄉無限的思情。

其實在孔子的時代，對於詩是以較嚴肅的態度對待。如論語泰伯篇：

子曰“興於詩，立於禮，成於樂。”

讀詩是為了感發人好善。在子路篇：

子曰“誦詩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達。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，雖多，亦奚以為？”

詩讀得再多，如果不擅政事，出使不擅應對，便白讀了。在當時，對讀詩可說賦予極大的期待。有趣的是在先進篇裡：

南容三復白圭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。

南容每日復誦白圭這首詩三遍，孔子遂把姪女嫁給他。原來孔子是“讀詩的孩子不會變壞”的始祖。不過我較喜歡的是為政篇裡：

子曰“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日思無邪。”

孔子曾刪詩書，史記孔子世家：

古者詩三千餘篇，及至孔子，去其重，取可施於禮儀，…，三百五篇，孔子皆弦歌之，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。

有詩就有歌，詩歌就這樣產生了。由上述記載，也可看出孔子的音樂素養是很高的。另外，在論語述而篇裡：

子與人歌而善，必使反之，而後和之。

與人一起唱歌，聽到人家唱得好，一定要請他再唱一遍，然

後再跟著他一起唱。真是個愛唱歌的孔子。

詩經共三百零五篇，此言三百，乃取其成數。孔子認為詩經三百篇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使人性情歸於純正。附帶一提，可能是因詩經三百零五篇，且孔子以詩三百稱之，後來清朝蘅塘退士編選的唐詩三百首，共選三百一十首。之後宋詞三百首，今日的版本有三百一十首；元曲三百首，今日版本有三百零七首；明詩三百首，其實有三百四十五首。自“詩三百”後，三百儼然已成為編選詩詞的一個標準數目。

既然詩可以是自己喜歡便好，因此即使是為賦新詞強說愁也就無妨。高雄大學這所成立才四年的大學，師生人數仍不算多，就已人傑地靈，就已孕育出一批能寫詩的人，共同撐起這場“星空下的詩歌”活動。不少同學及一些教職員，不在乎是野人獻曝，還是敝帚自珍，提供他們的作品。我手寫我口，我口唱我詩，有緣、無緣，大家一起來，93年5月27日晚上，齊聚在圖書資訊館二樓延伸出來，那座高雄大學的二十四橋。在燭光中，青山隱隱水迢迢，雖然以茶代酒，星星月亮仍然受邀，將橋上映滿了影子。我歌月徘徊，我舞影零亂。大夥沈浸在詩歌中，不忍離去，不願結束，師生們風乎二十四橋，度過一個難忘的夜晚，詠而歸。

那一夜，高大師生獻出他們的詩，唱出他們五月的感覺。那一夜，星空為高大而起舞，二十四橋下的那片草原，亦含笑入夢。(93.10.20)